

# 别有滋味

## ——略论元代的嘲谑散曲

林润培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元代嘲谑散曲题材丰富,主要类别有:讥讽时世;嘲讽人品或行为不雅的人;咏物;纯属恶搞,时涉低俗。嘲谑散曲产生的原因既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是作家个性和曲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嘲谑散曲的创作手法主要是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和采用了方言俗语。

**【关键词】**元代;嘲谑;散曲

**【中图分类号】**I20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53-04

散曲的主流风格是化俗入雅,返璞归真。元代的嘲谑散曲把这一风格推向了极致。嘲谑散曲指以嘲弄戏谑为内容的散曲。其特征是语言幽默、夸张,以达到嘲谑的效果。看似玩世不恭,却真实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心态。把怨叹、愤怒、疏放、疯狂、洒脱、甚至无赖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没有做作,没有矫饰。从作者的嬉笑怒骂中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社会现象、民情风俗、世态冷暖。

### 一 元代嘲谑散曲的思想内容

#### (一) 讥讽时世

这类作品在《全元曲》中收录不多,根据笔者统计,仅两首,即张鸣善的【双调·水仙子】《讥时》,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数量虽不多,但这两首曲子质量都很高。如【双调·水仙子】《讥时》:

铺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

这首曲子把那些权贵的嘴脸都丑化了,权贵的模样是“铺眉苦眼”、“裸袖揎拳”,比屠夫还粗俗。“成时用”的却是“胡言乱语”。后三句活用典故,通俗易懂,“五眼鸡”与“岐山鸣凤”,“两头蛇”与“南阳卧龙”,“三脚猫”与“渭水非熊”,形成鲜明的对比。滑稽可笑,讽刺辛辣。表现了当时用人非才、吏治黑暗的社会现实。

又如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全篇用了大量笔墨来说自己丑得如何吓人,自我调侃,但这只是表象,作者说“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唾珠玑”,“有钱的高贵,无钱的低微”,表明当时以貌取人,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以滑稽风趣的笔调揭示了不平的社会现实,同时又博得了读

者一笑,虽然作者也有牢骚不平之意,但都以幽默语气说出,没有沉重感。而这种讥时讽世的散曲也得到了后世作家的回应,如明代曲家刘效祖的【商调·黄莺儿】、薛论道的【双调·水仙子】《卖狗悬羊》、朱载堉的【中吕·山坡羊】《钱是好汉》等等。

#### (二) 嘲讽人品或行为不雅的人

这类作品在嘲谑散曲中的比重较大,《全元曲》所载,一共有28首,其中小令20首,套曲8首。小令分别是:曾瑞的【中吕·喜春来】《妓家》、【南吕·四块玉】《嘲妓家》、【中吕·快活三过朝天子】《劝娼》。汤舜民的【双调·湘妃引】《解嘲》、【双调·湘妃引】《解嘲》、杨景贤的【中吕·普天乐】《嘲汤舜民戏妓》、张鸣善的【中吕·普天乐】《嘲西席》、马谦斋的【越调·营柳曲】《嘲妓好睡》、刘庭信的【越调·寨儿令】《戒嫖荡》、王和卿的【仙吕·醉扶归】和【双调·水仙子】《嘲少年》。无名氏的【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正宫·醉太平】《叹子弟》、【中吕·嘲天子】《嘲妓家匾食》、【中吕·普天乐】《嘲风情》、【商调·梧叶儿】《嘲人桌上睡》、【商调·梧叶儿】《嘲谎人》、【商调·梧叶儿】《嘲贪汉》、【双调·沉醉东方】《僧范奸得马表背救》、【双调·收阳曲】《比妓》。套数有高安道【仙吕·赏花时】《皮匠说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赵彦晖的【南吕·一枝花】《嘲僧》、宋方壶的【南吕·一枝花】《妓女》、汤舜民的【南吕·一枝花】《嘲妓名佛奴》、【南吕·一枝花】《妓名张道姑》、【越调·斗鹤鹑】《妓好睡》、【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由以上篇名中可以看出,这一类作品嘲讽的对象都非大奸大恶之人,大多为爱财的妓女、吹牛皮者、贪汉等,读起来觉得形象生动,尖刻可笑。

如无名氏的【商调·梧叶儿】《嘲谎人》:

收稿日期:2011-03-05

作者简介:林润培(1984—),女,广东吴川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牛,六月里裹皮裘。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

曲中没对说谎者作任何评价,只是列举了说谎人说的六种不可能发生的事,读者一看就心领神会。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多举例。这些作品以漫画的手法把人性中丑的一面描述了出来,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类作品在后世也得到了传承,其中也不乏佳作。如朱载堉的【中吕·山坡羊】《说大话》等。

### (三) 咏物

此类作品在《全元曲》中有10首,其中小令5首,套数5首。小令分别是王和卿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双调·拨不断】《大鱼》、【双调·拨不断】《绿毛龟》、【双调·拨不断】《长毛小狗》、杨景贤的【中吕·红绣鞋】《咏虻蚤》。套数有曾瑞的【般涉调·哨遍】《代羊诉冤》、杨舜臣的【仙吕·点绛唇】《慢马》(杨只存此曲)、宋方壶的【南吕·一枝花】《蚊虫》、孙叔顺德【仙吕·点绛唇】《咏教习鼓诉冤》、刘时中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

有的作品名为咏物,实为借物讽人。如【仙吕·点绛唇】《慢马》:

四只粗蹄,一条乌尾,鬃垂地。搭上鞍骑,二三百棍行三四里。

【混江龙】怎做的追风骏驥,再生不敢到檀溪。几曾见卷毛赤兔,凹面乌骓。美良涧怎敌胡敬德,虎牢关难战莽张飞。能食水草,不会奔驰,倦嘶喊,懒口骤,曾几见西湖沽酒楼前系,怎消得绣毡蒙雨,锦帐遮泥。

【后庭花煞】叹梁园芳草萋,怕蓝关瑞雪飞。为爱背山咏,任教杜宇啼,空吃得似水牛肥。你可甚日行千里,报主人恩,何日把缰垂?

此曲描述了一匹只吃喝而没用的马,打二三百棍才行三四里,更不用说和的卢乌骓相媲美了。作者写得活灵活现,看了让人又气又笑。由此我们想到那些当官的拿高薪却不为人民做事,有了事把头一缩,只求自保的丑态。不指望个个都是青天大人,但他们像这匹劣马一样连本分的都没做好。

也有的是借咏物来讽刺世道黑暗的。如刘时中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这首曲子写千里马无伯乐赏识,虽功勋显赫,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而是被无知小辈辱没、摧残,最后落得没人买没人喂!表面写马,实为写人。曲子以马的口吻来写,沉重中带调侃。

这类咏物散曲可以说是中国寓言式的散曲,对后世的曲作也有深远的影响。如王磐小令【中吕·朝天子】《咏喇叭》、康海杂剧《中山狼》等。

### (四) 纯属恶搞,偶涉低俗

此类曲作大抵纯属为搞笑而作,其内容一般是嘲笑别人的外貌穿着等,也有涉及房帙之事的不雅作品。这类作品思想意义不大,但它鲜明的体现了元代作家那种真性情。小令有王和卿的【越调·小桃红】《胖妓》、【越调·天净沙】《咏秃》、【双调·拨不断】《胖夫妻》、赵彦晖的【仙吕·醉中天】《嘲人右手三指》、杜遵礼的【仙吕·醉中天】《妓歪口》、无名氏的【正宫·叨叨令过折桂令】《驼背妓(名陈音奴)》、【中吕·红绣鞋】《嘲妓刘黑麻》、【商调·梧叶儿】《嘲女人身长》、【双调·清江引】《讥士人》、【中吕·嘲天子】《嘲人穿破靴》,套数有【南吕·一枝花】《嘲黑妓》。

有的作品读起来可以调节心情、活跃气氛,也可看出作者幽默滑稽的性格。如【越调·天净沙】《咏秃》:

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的把笠檐儿试掀。连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见头面!

嘲笑秃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虽格调不高,但刻画得惟妙惟肖,足可解颐。

但有的作品则表现了低俗的一面,这类作品在后世大多为人所诟病,此处略去。

## 二 嘲谑散曲在元代兴盛的原因

### (一) 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需求的刺激

宋末元初,战乱使人口大量锐减,生产力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忽必烈执政后注重恢复经济,重视手工业。与传统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同,元代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促进了曲文学的发展。市民有点钱有点闲,茶余饭后喜欢轻松愉快的娱乐消遣,缺少对国家时政的关心。剧作家以稿费为生,要求有幽默的笔调以迎合群众的口味,而且作家身处于这样的群体中,往往也会被感染同化。即使心有不平,也能用诙谐幽默的笔调一吐为快,而且这样的表达方式更能为市民读者所接受。

### (二) 政治环境造成另类的宽松生活环境

所谓另类的宽松生活环境,是与知识分子原来狭小的风花雪月的生活环境相对的。元朝建立后,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统治集团把人分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南人即原为南宋统治下的人民。而且,有元一代,科举时断时续,即使举行也无公平可言,录

取人数又少。汉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既受歧视又仕进无门。但传统的思想又使他们无法放弃孔孟之道。这样的民族政策和选拔人才制度,把知识分子从清高风雅的生活逼到残酷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大部分的读书人与政治无缘,只能沦为剧作家卖文为生。从而离开了狭小的吟风弄月的生活环境,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其他朝代相比,总体而言,元代的读书人更多处于社会下层,“九儒十丐”的说法即为一证。由于长期处于困境,他们对人生社会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敢于直面不雅甚至丑陋的生活,并用调侃的语言把它写下来。如他们所接触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其中不乏小商贩、工匠、妓女等,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已经完全脱离了“风雅”二字。正是这种新的生活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磨练了剧作家的性情。

### (三) 文化大融合,儒家思想的淡化

元朝是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他们对儒家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也不是很重视。没有了政治作为后盾,儒家文化的尊崇地位有所削弱。与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张扬,更世俗。元统一后,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影响,这使元代读书人处于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环境中。而儒家思想的淡化导致宋代那种严肃、谨慎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淡化,使知识分子幽默的本性也表现出来了,一旦没有“文以载道”等种种观念的约束,作家那种风趣、诙谐、滑稽的个性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作品中。

### (四) 曲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到了元代,曲文学发展已成熟,形成了多种风格、多种体制的曲文学作品,曲文学的语言也日趋成熟。嘲谑散曲作为曲文学其中的一种,也具备了成熟的客观的条件。

以上种种原因,使元代的嘲谑散曲在曲文学的花园中开放出了瑰丽的花朵。

## 三 艺术特色

嘲谑散曲之所以成为嘲谑散曲,与其幽默的格调密不可分。而它的幽默是主要是由漫画式的夸张和口语的运用来支撑的。

### (一) 漫画式的夸张

为了达到嘲谑效果,作家采用了漫画式的夸张。这样不仅突出了事物鲜明的特征,并收到喜剧化的效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王和卿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

挣破周庄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搨过桥东。

此曲夸大了蝴蝶的特征,“两翅驾东风”“把卖花人搨过桥东”读了使人喷饭,但又符合蝴蝶的特点。据说这首曲子使王和卿声名更显。他和关汉卿是哥们,为人滑稽有趣,喜欢恶搞,经常讥谑关汉卿。《全元曲》收入他的小令21首,嘲谑的已占了15首,这些作品很好地体现了王和卿的性格。

又如讥讽贪小便宜的【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鹤鹑膝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剝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在燕口里夺泥,从针头削铁,佛面上刮金,蚊子肚子里刮油脂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作者偏偏以不可能来写别人的贪,作者以及其夸张的手法,把一位“老先生”贪小便宜的性格描写得活灵活现,显得滑稽可笑,而讽刺又极其辛辣。

### (二) 方言俗语的运用

曲文学的语言以通俗为本色,作家多以方言口语入曲,显得活泼生动而不失幽默。如【商调·梧叶儿】《嘲女人身长》:

身材大,脖项长,难匹配怎成双?只道是巨无霸的女,原来是显道神的娘。我这里细端详,还只怕你明年又长。

曲中用了“巨无霸”、“显道神”等词语来形容女人身长。这首曲子被收入《全元曲》的无名氏的作品中,即不知作者是谁,但很显然,这首曲子不是南方作家所作,因为南方没有“显道神”这个说法。“显道神”在北方方言里既指身材高大,也有卖弄、招摇、故意引人注目的意思。这里写了这个女人不但长得高大,而且还高调张扬。作品虽然格调不高,但不失为解颐之佳作。

又如【商调·梧叶儿】《嘲人桌上睡》:

难挂芙蓉帐,休题锦绣帏,误了他摆宴席。蟠蟠睡款款偎,高卧得便宜,上台盘的先生就是你。

这首曲子嘲笑别人在桌子上睡觉的不雅行为,“上台盘”是方言,原指上得了场面,在这里直接用了字面上的意思。

这类以方言俗语达到嘲谑效果的曲子很多,俗语的运用增强了表达效果,为文学语言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为后世研究当时的语言提供了材料。

当然,嘲谑散曲的艺术特色不仅于此,在此只是简要叙述而已。

综上,元代嘲谑散曲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多样化的题材,刻画出一幅鲜活的社会风俗画,为后世研究元代各个文化领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张月中,王钢.全元曲[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赵义山.元散曲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赵义山.明清散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梁扬,杨东甫.中国散曲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黄卉.元代戏曲史稿[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6]刘晓.元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7]叶坦,蒋松岩.辽宋夏金元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 A Kind of Special Taste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Jeering Dispersive Song in Yuan Dynasty

LIN Run-pei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mes of Sanqu on derisive and tease are abundant in Yuan Dynasty, and we can classify them into several kinds: 1.jeer the temporal times; 2.tease those people who had bad behaviors; 3.intone about some special things; 4.totally spoof, even with lavatorial interests. The reasons are various, which include economy, politics, authors'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itself. Plentiful exaggerating techniques and dialects are used in Sanqu for the sake of derisiveness and tease.

**Key words:** Yuan Dynasty; Ridicule; Sanqu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2页)

- [3]王国维.人间词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6:44.  
 [4]五代后蜀·赵崇祚.沈祥源等注.花间集新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1.  
 [5]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史论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79.  
 [6]王莹.唐宋诗词名花与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探索[D].暨南大学,2007.

## The Change of Appreciating Function of Flower Images in Tang and Song Poetry

ZHANG Wen-j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Abstract:** In the Tang and Song poetry, the image of flower is the most common and natural.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aesthetic environmen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 and aesthetic function of the flower's image between the late Tang and Song Dynasty's poetry.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until the end of Nan Song Dynasty, the artistic function of the flower's image has three major tendencies: to build the atmosphere, to externalize personality and to internalize psychological metaphor.

**Key words:** Image; Aesthetic Function; Metaphor

(责任编辑:张俊之)